

註

飛雲洞開路記

明文選

邑之東二十里有洞名官家古矣河環一帶之流山峙萬丈之巖石竇鑿其中高高下下參差於巖岫間者綿亘百里志云避兵而作也縣尹御史蕭居焉棧道連雲石梯落霞網戶萬啟星隴千開真圖之第一勝槩也奈歲久路湮不可階升故景雖奇而未嘗著聞者遊觀稀也邑之民李福趙介欲闢其路令僧真普請命於邑侯秦可之作簿丐緣官捐其俸民輸其材鳩工數十以董之石以爲階就基也木以爲檻防仆也邑之崇神者繪諸像於各洞中以壯觀焉肇役於萬曆己卯五日落成於庚辰陽之杪上吉日余以歲時閒暇爰約金蘭徐步以遊則地不殊舊景益增新臥被大虛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之雲起鏡東岡之月風雨驟來空谷播絲竹之韻露霜偶凝庭宇砌瓊瑤之階八萬三千之戶不殊金樞七十四回之遊有同峻院日車駛於穴中雲衣生於石上易其名曰飛雲允於洞爲不誣後之探勝尋幽者見桃花夾岸知有問津之人望麻飯常流不負遊山之夢覽斯記也不與歸盤谷之文遊赤壁之賦有同志者哉

遊煖泉記

明錢若愚

三水之西有煖泉雖亢旱不竭洹寒不漸故謂之煖泉又謂之溫涼河去城一里許北向而入有微逕過柳溪數十武兩岸如門磬折而入又數十武始陟其麓登少塔寺寺岑寂無僧惟蘭若而已寺之左右一二居民陶復穴居蓋伊之遺俗也迤西又數十武拾級而上山愈峻逕愈仄童子望之乃克登至此蓋三休矣俯視溪流微渺如綫因度之曰此泉之末流也諦視湍湍然鬻沸之盡矣



徐巖之水聲嗚咽洒洒然如風雨聲又徐而觀聽之飛流觸石
璆然如漱玉聲此源之將窮處也既而天日開朗石隙瀆洞溪流
滂沛瀉出於兩山之間者煖泉也掬飲之味甘冽試之故老云飲
之能消渴疾祛煩暑且宜釀居民爭引之灌田走畦可數百畝此
泉之利用也仰視懸崖瀑布疊流貫珠飛翠沾洒清冷逼人咸思
披纈矣積雪未消冰山在目宛然瓊島也予日噫嘻此亦釀泉也
予曩過滁滁人共遊釀泉之盛今此愧無醉翁耳於時草木叢茂
禽鳥鳴集惠風徐來人物熙暢因與益齋陳子綿江王子竹軒于
子喬生濟民張生騰霧萬生順甯李生子元例官張祿暨厥子騰
蛟輩環列而坐戲以酒厄效爲曲水流觴之飲溪凡九曲殺以三
級命二三童子承杯上流信其所止而飲時薄暮弗暇爲詩又作
爲小令使工人歌以侑觴任其音節之短長而止焉聲已而杯輒
夫後遊者

高昌侯創建通堡石橋記

明文毓鳳

維我邑峙鹵極之幽實控三陲之吭八水之門庭也茲者流寇依
爲出沒窟每嘆防守之難爰有縣之右翼日西堡與城犄角立迺
古亭思齊屯兵營處離城僅一水隔誠唇齒之要壘也我高侯登
闔邑紳衿會議埔壑增修深濬高壘更建一石梁通有夷則聯壘
以衛民無事則丸泥以自固甚盛舉也於是準地程天鳩材窺日
版箋摩興挾陝趨勸侯賦捐募金近百兩給工厚逸土庶蒙咸輸
乃費齊乃力斲麥厥舉焉凡一載餘而功竣報當此三空四盡萬

難措手之候未嘗并日課功刻期資辦而壕塹卒爾立津梁猝爾起匪侯愛民之苦心形之董率民諒侯之至計竭之興作烏能觀成若此哉自是或有侵威而城藉堡堅堡藉城固則民弗苦寇螫或有遣調而丁賦禦城婦女詣堡則民弗苦兵難或有性霖而緩急可由城之堡亦可由堡之城則民又弗苦水怒一舉而三善倭焉余於斯橋亦云謹志之一片石崇禎壬午仲夏朔旦

漆古 漆字吏古事字歇古獨字正古工字弓字遠古剛後字器嬰古共寔字武古戎字誠古勇字惟古狂字俊古備字

創修義學記

邑令山東博雷縣人 姜桐岡

三水公劉舊都也史稱大王好仁關國貴恕余讀書時久爲心慕同泊己巳秋來蒞斯土見其民勤稼穡俗尚儉樸猶有陶風七月適意余竊爲心喜迨奉文校士應童子試者僅百餘名閱其文理明順不過數人噫何讀書人之少也嗣後接見諸生必詢其鄉有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義學否僉曰無惟邑東職田鎮有土壕數弓傳聞係義學舊址其興廢之由并無知者余聞之又爲心惻曰邑宰民之父母也爲父母視其子弟廢學誰之咎乎於是籌款先爲書院置田三百畝又籌制錢二百緡延蕭生慎法語之曰生家住東鄉職鎮之義學宜督工修之生日唯爰仍舊址週以圍墻內暨上房三楹門房三楹兩廂厦各一間工竣蕭生請爲文以記余曰建義學延塾師使貧民子弟讀書其中宰之職也何記爲生日義學之廢久矣貧民之無力延師者多矣我侯今創修之非徒一鎮之幸俾閭邑大家鉅族富而好禮者觀感興起各於其鄉公建義學凡子弟之貧而秀者羣聚講學將見化洽閭里興仁興讓使公劉古公之流風善政復睹於今皆我侯爲之倡矣記之宜余不獲辭遂以蕭生之言泐諸石

考

幽谷考

邑人文翔鳳

不窟自郃竄戎翟之間為慶州甯州於南北朝為邠州公劉城在
 州西大似所謂京高丘者但弗入幽谷之隩而據圖在邠州三水
 之間矣宜其國為近朱子詩傳幽在三水按篤公劉一詩其山州
 全合陸則在嶽則石門即嶽山幽山名亦水名也而甯邠間更無
 他嶽所謂降而在原者信謂此逝彼百泉則諸隩谷之原泉不實
 百又奚以三川之細而名之南岡則邑翠屏巖也半川殆其立國
 之野所謂京而邑之川即師水是謂京山師水地中有水曰師幽
 雖九谷之總名而其建國之大川宜顯稱幽水九原聚壤數百尺
 而水伏其地中師象也所謂土厚水深者正謂此北山北耳皇淵
 即唐川之訛也可夾而居者也過澗即炭泉之訛也梁渠源于半川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四

之後而其下流為炭泉獨南轉而過其國宜為澗澗炭泉之名一
 見丹淵集可邇不可夾也唐以南邠州為邠州其以州左右小溪
 當二澗者誤高辛氏不都幽奈何邠城而有篤生后稷之隘巷蓋
 衛郵之吏鋪而表之以重地而亦帶門邠邠之不相涉邠州蓋所
 謂度其夕陽者詩稱涉渭不測淫豈立國于涇之畔而曾弗之齒
 耶同官有漆至耀州而合沮又安知所祠哭秦之姜女不即姜及
 姜女之說乎而高化之姜源亦當為太姜之里蓋謂太姜實源于
 此耳其以為姜姬者亦誣蓋史之以姬代源而表節以重地者也
 永壽為唐漆縣求其漆而弗得近始謬得於九嶷之陰細甚又不
 當率西之道其建邑蓋誤以率西之澗為漆沮而遂以名而吏又
 因緣以飾實之亦豈果有兩漆沮如雍錄諸說謂詩書不相協乎
 書稱涇屬渭洎漆沮既從同耀之分實入渭而清碧如漆也詩止

云幸西澗不言漆奈何強而傳之其云自土沮漆亦非謂幽喚果在沮漆間蓋道其遐僻之界而陶後固自在谷中也乃爲善說詩西澗蓋卽今大峪底窖諸水而必以爲幸漆沮而西也宜其裂詩書而二之甯州眞甯蓋北幽幽之脈涪化蓋南幽幽之腴同官耀州蓋東幽邠州永壽蓋西幽幽之腋三水蓋中幽幽之腹而甯州眞甯三水皆立幽谷中谷九而原隰錯故謂之幽涪化往卽三水縣宋始自爲涪化縣元始并入涪化而我朝始各自爲縣也自甯州城以北原卽直北而涪化城以南川卽直南無所爲良山坤水者不爲幽同耀邠永并在九者外則一經一緯之幽吾邑實據其隩區矣班叔皮之自長都之安定也北征賦所謂邠邠邑鄉者吾邑也杜少陵之自鳳翔之鄜延也北征詩所謂木末水濱者吾邑也許氏不諳地而以汎水歸之扶風縣是以幽爲岐也汎蓋幽邠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五

同而水表之幽字兩豕分附山者豕水象也分附者于午嶺分水以東西也邠蓋八字分而西立邑於其水際故邠目之也凡分則象八分從入從刀故自分水嶺以西則爲邠也是邠之爲言文也亦分也分陰分陽而後可錯以成文九谷分壤地而爲原隰故分文之兩義兼也汎蓋外八而中一之象此九原九隰之所以爲幽爲邠也

解

幽易解

邑人文翔鳳

子午嶺關中之脊也長亘千里北入大漠而南殫於分水嶺小歇
 又特隆結而為石門至俯眎荆仲平揖終南焉所謂幽山嶺東為
 延州水東南流入雒雒者絡也嶺西為慶州水西南流入涇涇者
 經也如人身之經絡然是以名嶺西之九川畫地而為幽所謂幽
 水禹貢稱原隰之野九原九隰交錯而成文故謂之幽上林賦幽
 勢文麟幽之解文也太元經斐如邠如邠之解文也蓋天壤間止
 此一區有原隰交錯之文為文山文水宜其產文章而俗稱九條
 溝大病其艱僻而陋之公劉之立國幽之谷正尚其地險以為隩
 區也而抑孰知大陋之為大文乎其山良而水坤涇之來自乾而
 九川歸之原山則一本而九支原水則一經而九緯其山川之初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六

生蓋自北而南經與緯皆原於北故先天之序因川分壤宜先上
 而後下以甯州之九龍川為第一後天之位建國經野宜先內而
 後外以滄化之通澗溝為第一水龍象也一水當一龍故九龍川
 當其九而以之名俗謬稱有九龍下治水何胎簪之九川行亦弗
 按地形者也九川次第畢入涇而九嶼山寶鑲其右其峯五出俗
 稱五鳳幽之形蓋五鳳當其前九龍當其後乾天坤地而良人三
 才之象萃此矣一水當一爻九水則為九爻一原當一陽爻一隰
 當一陰爻原隰各九合之則為九爻十八變為六畫卦者三是宜
 有上三水中三水下三水也甯州真甯之域上三水也山川之初
 氣故漫衍而不可以深棲滄化之域下三水也山川之餘氣故側
 迫而不可以立邑幽邑則中處而有京師之野與皇澗過澗之三
 水故特顯三水之名過澗今訛為炭泉皇澗今訛為唐川地中有

水謂之師師亦水也今止稱縣川即幽水而許氏說文以爲泂水
至誤歸之於右扶風志以邑之左右小泂玉泉白馬泉稍泉當之
者又細甚卽文與可之丹淵集稱三泉亦沿俗未寤幽雖九水之
總名而師野之水源獨遠配石門之巘宜特爲幽水也先天畫卦
之序北下而南上則九龍川爲一爻是爲未濟之象宜爲公聖素
王之所產而後天卦成之位內下而外上則以石鼓原爲一爻是
爲既濟之象故爲公劉太王之所宅石鼓原象一陽爻爲初九通
澗象一陰爻爲六二十里原象一陽爻爲九三小峽象一陰爻爲
六四三里原象一陽爻爲九五姜源象一陰爻爲上六此下一卦
也古公原象一陽爻爲初九幽水象一陰爻爲六二半川原象一
陽爻爲九三過澗象一陰爻爲六四北宮原象一陽爻爲九五皇
澗象一陰爻爲上六此中一卦也琴山原象一陽爻爲初九羅川
三水縣志 卷五 藝文 七

象一陰爻爲六二文樂原象一陽爻爲九三龍門川象一陰爻爲
六四武昌原象一陽爻爲九五九龍川象一陰爻爲上六此上一
卦也九原則半川當其中九陽則過澗當其中八川皆源於山而
此澗獨源於半川之後川原半故謂之半川實象太極陰陽之交
是以先夫子產於職田而家於半川當原陽十八爻之中也此蓋
天地自然之易故公劉孫子乃有文王之重卦而終於既濟未濟
之兩卦天實先開之矣予近久由潛乃寤諺以公劉立國之初所
經營於某原某隰其所葬於某原某隰者定卦爻之變而歷推
之至先夫子之生某原某隰者爲卦之再變以演幽易之運而四
千九十六變皆可推若饒舌而實有當焉者也

議

減糧議

邑人文翔鳳

三水之列於次疲而以八分考成也蓋從來矣非自近年始也使地真有八分之出而民力果足以辦之則四十年來何無一年不敷者將民之肌膚非肌膚而獨甘受鞭笞幾命於比較之限期乃手以自責升勺耶糧冊之按年而查曾完及八分者何年乎以八分知糧而考成者何官乎屈指二十餘令豈皆罷軟不善催科之官者以民易官不忍鞭笞人者耶即才之最武健者亦未見遊者游一典郎他官之別以治行處而問其所受病之由則皆以遭賦為望而姑一一借名以點綴之耳夫三水幽之谷也界近公劉之塚境有古公之鄉自昔稱勤而不怨之風按幽邠二字皆以文故謂之幽而禹貢謂之原隰之野正以道其險僻例蹟之地形蓋公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八

內推有此一區地特苦高者為原下者為谷國有九谷而邑當其中三谷則其陶復陶穴之隩也隩者依谷為穴而居原者鑿地為阱而居自隩而仰高數百尺者山也登之則田原而為四絕之郊阡陌若懸于天際自原而俯則深數百尺延袤輒十里而深之則有穴居之民城市實建於城中其崎嶇之坂無教之所不至者豈坐之以糧寬哉安得仁人之在輜軒其地而臨之耶查盤者偶至邑止見其鄙陋蕭條之概而愀然于襟然其深山窮谷之狀亦安得一一大歷覽中倘按畝而問俗遵穴處而叩其不樂生之情有不聞欲亟為引手者耶其技刀斬案而不惜一筆之勞為萬家避年年世世之命者恐不待詞之畢矣三水之名始自漢書其後嘗以消化弁入三水矣元至正十八年則又以三水弁入消化矣至成化十四年而始割消化之十六里而歸此邑至宏治五年而

即見其壞力之不逮遂弁而爲十二里矣東六十里而界宜君南四十里而界涪化西三十里而界邠州北三十里而界眞甯地不踰數千頃糧二萬二千七百兩至浮於秦川大邑之石其地糧有起科者有原不起科者其所以受病者蓋有說自嘉靖元年奉坐單以向所不起科之糧一千四百七十七石餘者改派韓府祿米每二石折納一石每石價銀八錢而歲增添五百九十餘兩矣至嘉靖十年以甯夏蘭州紅古等倉折色三十七石每石折納小布二疋疋止直銀一錢五分者改徵價二錢五分而歲又增添七百四十餘兩矣嘉靖十六年以邠州秋糧濶布一千三百十九石石原徵價一錢五分者改入固原州倉使屬邑爲州民包賠而歲又增添七百七十餘兩矣嘉靖十七年以本司廣積庫佃糧所召人承種荒地者四百八十四石石原止徵銀五錢耳又改入固原州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九

倉每石徵銀八錢而歲增添一百九十餘兩矣嘉靖二十年靈臺縣積書蕭錦臣偶因災傷朦朧捏告以蘭州倉折色五百石換入固原州倉每石徵銀八錢而歲又增添一百五十餘兩矣節年增至二千四十餘兩而控牘竟莫得伸則縣志可一一考也其後萬歷十年以地畝之科不均而有均丈之令無奈均丈者之不克力行而反以重之而民益病蓋公差丈手入山丈地地主無以供酒食故未敢從之踏丈而此輩怨其饑疲之無應也遂有用繩隔溝扯丈者有繫籠貯石墜落溝坡而丈者以峻嶺窮巖無賦足之地皆妄報之以爲地遂大增山地之數而實無地一報官註冊而即莫可辯說也大寃也其丈者爲邠州馬判官刀筆起家既未嘗按地深山遂憑報冊量地定糧見其所開註尺丈之塊段大者即註以高等上地一體加科而無地之糧數又增矣尤寃之寃者也此

四十年來卽八分之所以必不可全也原地十之三四山地十之六七地寒而燥歲止一料豐年畝止收四五斗申年畝止收三四斗凶年則一斗二斗至山地則陽地多結死陰地又不生苗而暴雨則崩塌者歲相繼况堪凶歲乎其地四境皆深谷不桑不麻不綿不織紡不商販而無可易銀以辦歲凶則無粟可糶豐則無處易銀而粟價騰涌賤不得售至每銀一錢糶麥豆至三斗外穀蕎至四五斗外糧未完而粟已盡矣况敢問一家之口食與禦寒之衣絮乎至今而如太義里則四甲五甲盡逃絕無一戶也蒲村里則一甲盡逃絕無一戶也三水里則七甲盡逃絕無一戶也其他零丁戶口逃亡者至不可勝道而所遺之逃地則園里包賠之地之所入曾不足辦糧之半至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只使世世賠納年年委頓家家灑泪而已名爲十二里而按其戶口實不滿

三水縣志

卷之二

藝文

七八里也以供二萬三千兩之賦寬哉其能勝之乎地之價賤者畝不過一二錢其無價送人而不受者大半其邑之大姓之家所聊生者尙不逮秦川諸邑之奴傭而谷地之苦雨崩塌者其災傷又無可請豁如邠州遇有水崩沙壓之災則得自開豁而本縣則竟不得援以請也其鬻子鬻女者每比限卽有之其全家通逃終身不反者每歲卽有之其每限之斃於比較之鞭笞者又誰爲憐之而縣令又盍以參罰去是以十年計而鬻象者在任之日常倍於實授之縣令近時至有二年半無縣官而選多不肯就者長此安窮不縣將至於無民無民將至於無官乎則亦仁人之所未嘗聞不忍聞而想樂爲之聞者此亦窮則變變則通之口也其往年之增添者既年久相沿而未易革其均丈之增糧者又未可卒然議改其原地山地之不一律者又無專恤山地之良法使不吳越于

一境之紛爭則惟有議改次疲爲上疲而寬八分考成之法減之如六分之例庶民不至盡化爲逃亡而或可全一官耳况歲增遼餉四千七百是且二萬八千金矣有不至民日盡地日荒者耶按雍州黃壤之厥田惟上上者則今涇陽三原高陵富平咸陽諸邑是皆樓榭相峙桃李成林望之如煙海真寸地寸金矣而糧各不踰三萬餘三水何地可若是班耶漢中一郡轄州縣九最爲關中善地是魚稻之鄉也而糧止二萬餘乃使黑子編邑獨當一郡之全是百倍之富也雖欲民不日盡亦勢之所必不全而上臺不亟爲調停恐三水之爲三水不數十年而民又亡過半矣又安暇問官之去留乎茲闡縣百姓數百號哭赴告臺端恐格眼狀式不得詳控謹條布以聞伏祈臺慈垂鑒批查核議如果于民瘼不謬仍祈題奏謹揭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一

關防議

文翔鳳

三水同官耀州者畿輔之藩也甯州眞甯宜君者又三邑之藩也盜自三水入者十之七自同耀入者十之三榆林定邊之直子午嶺而下也中部宜君之徑子午嶺而西也皆會於劉家店子卽杜詩所謂子午關者而一支可自馬蘭直入同官一支可自馬蘭直入耀之柳林鎮一支可自馬蘭出三水之石門關是馬蘭其一扼要區也而馬蘭河卽吾三水之水源可沿川直至縣然谷側曠近未有繇此者劉家店一支又可自兩女砦直入三水之職田鎮則劉家店又大扼要區也而防者宜防此以遏其入勦者宜從此入以從其所歸落此東盜之概也故宜君甯州眞甯之衛嚴則三水同耀靖三水同耀之衛嚴則涇陽三原富平又何從受兵耶余生長中關少嘗北至慶陽西至鎮原東至山河鎮石門一道又其所

屢出頗諳其要地之防特出胸中粉本爲此議以代抵掌擊公可據案而坐策耳嘗謬爲四道會勦之說欲以慶陽道駐甯州鄜州道駐宜君守道駐耀州巡道駐邠州以一府廳駐三水督餉其中爲接應大掃除而就近勦則兩道分駐而亦可辦耀州爲受盜之衝守道駐耀州以逐其去三水爲納盜之衝巡道駐邠州以要其歸總之東防勦於劉家店西防勦於甯州中立防於真甯此地形之不可易者也兵太分則土兵容兵之相軋固不宜角立兵太合則東衝西衝之分據亦不便歸併兵少則將不給兵多則將驕而餉亦不易給倘兵委之將將委之賊而無監軍之司道則制將難無轉餉之府廳則兵飢飽難濫殺可虞橫斂誰馭而山深道曠卽給行糧又於何處辦食耶則乾餒酒漿之具卽他爲取辦亦弗得太恤大畧勦加於邊盜而撫加於內地之脅從勦行而後可撫盜

定而後可防以久安耳必有全籌惠我西土

答兩憲諮詢利弊議

邑令 林逢泰

看得軍興以來兵苦于行間民困于輓運亦已極矣本縣與賊爲隣擾攘迄無甯日又溝崖疊險車路不通輓運尤其艱難竊意生財之源在於足民而後軍需可繼輓運之法在於轉輸而後民力不疲如緩征以紓民困改折以便徵輸此本縣今日民生所懸望者至於兵貴神速早奏蕩平自不致有墮乏之虞籌兵尤宜核兵籌餉尤宜核餉酌盈濟虛因時量用

靈臺自有碩畫非

卑職

所能參末議也

答詢鹽法利弊議

林逢泰

查得本縣山僻小邑崖峻溝險車載不通從來鹽商不至止有本縣之民招定小販合湊資本運鹽銷引而土瘠民貧人無貿易商

旅跡稀因以資本難於措辦運鹽亦難於食銷此乃地不利而民無可資生也每年額引六百張雖勉力完銷實甚苦累今倘於額引之中酌減一二則鹽易銷而無壅矣至於緝私販以疏官鹽嚴比較以稽勤惰法最善也但本縣地既窮僻路又迂迴私販無大利市是以大夥絕少卽有一二販升斗之徒若此季拏獲究罪下季必相戒不敢復來乃兵快懼以無功比較不得不捏報以俸免責罰季季皆然又不得不舍私販以幫贖贖此乃法愈嚴而弊愈滋也雖奉有則報有無則報無之示又多蹈狗庇之愆以此一縣民快憚於巡鹽比較而逃竄者十之三四招募無復肯應今倘於比較功次之中寬免一二則法可通行而無弊矣此皆本縣地方情形旣蒙下詢不敢不據實上陳其應否可行統在上裁

詳

請設防禦

林逢泰

看得本縣山陬僻邑土蕪人稀城內居民不過百餘家不足當一城之守防兵寥寥十餘人僅可供撥塘之役其空虛實甚况土橋底廟等處皆屬要地而最險要者莫如東南石門關一帶深山峻崖乃耀州涇化宜君同官交錯之地奸宄出没無常昔年設有巡檢司今廢近據鄉民稟開深山之中時有賊聚數十乘夜來往及召集鄉勇巡緝則潛遁不知去向似此情形誠恐釀成巨測貽害不小雖不在本縣地方盤踞竊發但震隣之恐應作未雨之防今查邠州營分防本縣城守及土橋二處兵丁不滿三十餘人汎廣兵單深不足恃愚見謂石門關一帶宜添設防兵以資捍禦則接壤州邑皆可無虞合請俯念封疆從長酌議庶地方有攸賴矣

三本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四

再請防禦

竊照本縣石門關一帶乃耀州涇化宜君同官交錯之地奸宄出没無常宜添設防兵情由已具詳本部院 蒙批據詳已悉矣此緞在案近聞涇化縣有土賊劫奪布客之事深切震隣之恐復聞有賊從北來經過石門關南去等情 隨即召集鄉勇同防兵趕逐并馳會邠州營守備親領兵入山追捕賊已無蹤仍嚴飭各鎮堡防備固守外伏思本縣土蕪人稀汎廣兵單石門關以外皆隣封汎界深山崖谷之中奸宄易於潛匿雖幸本地方未有失事而賊情不測誠恐滋蔓難圖方今多事之時傳聞不一人心惶惑不可不早為綢繆也 思維在前

題請西鳳協一營者原為西安府屬各州縣而設也獨三水一縣向未蒙呈請其內造有本縣地方奉委於邠州營兼汎第邠營額

兵單少分布縣城土橋二處僅兵三十名見今滄化北山土寇出沒劫掠而本縣接壤交界萬一奸宄窺伺虛實一旦陡發兵微民稀何堪應急當卽馳移邠州營統兵援剿然遠難驟至未免掣襟露肘合無比照西安二十三州縣增添防兵數十名於石門關一帶安設駐防則賊夥無由潛踪接壤州縣亦可安堵此誠今日急看應否可行伏乞速賜裁奪并請飭延慶隣近州縣營弁協力防禦共保無虞地方幸甚

三請防禦

竊照真甯賊寇猖狂於本月二十四日突犯本縣城池卑職督率居民用火炮擊敗賊衆解圍南去已經塘報外茲者大兵臨縣賊已遠遁此皆仰藉憲臺德威所致業經申報在案但慶陽變亂本縣逼近賊境誠恐兵去賊來出沒無常以一駐防把總兵不滿五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五

十馬僅二匹勢難守禦相應預請酌撥精兵數十名馬十餘匹於本縣險要處所如底廟鎮一帶乃真甯交界地方駐札防守則奸宄自當屏跡且城鎮有備亦可無煩調遣之勞此今日地方急著不得不亟請 憲裁者也卑職從封疆起見不揣冒陳伏祈鑒照

四請防禦

竊照本縣邑城空濶兵少民稀屢詳在案近因隣寇劫掠往來兵馬入城駐札百姓皆移居邊城東西二堡查本縣倉庫原設在西堡係順治初年前任知縣王儒申請建置沿至今日獲保無虞細思倉庫爲重守城不得不兼守堡卑職晝則入城辦事夜則入堡守宿勞瘁所不敢辭但真甯爲不共之仇迫在密邇而防兵寥寥無幾前蒙 憲牌云檄行固原鎮議撥官兵防禦竟未見至而邠營王參將又仍回邠矣竊思邠州旣有回鎮重兵彈壓則邠營兵馬

移駐本縣亦計之得者若必俟賊來攻圍然後請兵不但兵未至而民已受荼毒及賊去兵來而兵亦疲奔走况賊寇俱從石門關七里川來往則本縣一邑乃耀瀋涇原之唇齒似不可不從長計議也抑更有請者慶陽一路通於平鞏今大兵駐涇尚未進克平源似可先分餘力以靖慶甯上絕平鞏之狡謀下固西安之門戶又不獨出本縣於湯火已也此在 憲臺必有碩畫非 卑職所敢置喙但 卑職身處危疆懸望日切故不揣謬陳伏祈鑒照

五請防禦

看得慶甯變亂以來本縣屢遭荼毒且流入內地耀瀋涇原皆受其害今又盤踞山中出没搶掠猖獗日甚此蓋窺本縣防守單弱乃敢深入橫行無忌也本縣雖凋殘小邑實乃西安咽喉今大兵進剿未卜何期而邢耀二州既有重兵彈壓獨真甯一路通賊徑

三水縣志

卷之十

六

來甯州前報恢復今仍爲賊踞而甯州至本縣僅一百四五十里賊已滋蔓似非昔比豈一把總五十名兵所足抵禦哉卽邠州營雖係分汛而兵制有限不無顧此失彼爲今之計倘再恢甯州設軍兵以守之上也次則本縣扼要之地宜增設防兵以固門戶此萬不可緩者與其賊至調兵而分勦煩擾孰若屯兵要地而觀釁潛消否則恐賊勢日熾民生日蹙軍需將無所出勢必至於民皆爲盜矣 卑職從封疆起見不識忌諱屢經申詳在案今據合邑士民公請謬陳一得之愚伏祈俯鑒民情詳察地形速賜裁奪地方幸甚

請禁兵馬入城

看得兵馬不許進城先經奉

旨通飭在案近因征勦賊寇入城駐營山僻小邑從未經見不免

驚惶慮恐日後兵馬來往習爲成例小民不得安生所以有此哀
控也本縣小民貧而城內居民竭力守禦皆保良善似當稍加軫
恤合請恩鑒明示申飭嗣後如有兵馬止住關廂遵照前
旨不許進城則小民獲有甯居地方幸甚

請免鄉勇丁徭及改運糧草

竊照平慶變亂以來真甯逆寇出沒無常本縣受害已極駐防兵
馬既有單薄之慮欲再請兵又不能朝發夕至而兵來賊遁徒滋
煩擾爲今之計莫若訓練鄉勇平居守望相助有急則合力撲勦
庶稍有濟查本縣鄉兵已經時加操練惟是百姓各有身家糧徭
既責其遠運糧草又欲使之分身以急公事勢所甚難合無申請
俯准應募鄉兵除地糧應納外暫免本身丁徭俟事平之日照舊
徵追在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七

朝廷所豁無幾而凡茲鄉勇蒙軫恤之恩自無不鼓勵思奮矣又
本縣土瘠民貧歲禾麥失收糊口無資近供應各項軍需愈疲
奔命監門之繪有所難盡見今運涇糧草竭蹶陸續輓輸然途遠
力艱兼賊寇密邇既乏裹糧之儲復懷內顧之憂不無觀望稽延
仰祈恩准近運邠州彼處有車路可通且見駐固原鎮邠州營兵
馬可以支銷如此則民困漸蘇供運必多 憲諭所云殘黎稍有
起色軍需供辦無悞 卑職 或可藉以無曠厥職也再查底廟一鎮
爲咽喉之所界連真甯賊寇猖獗兵民俱不敢來往雖 卑職 數年
來極力訓養百姓皆知忠義不甘從賊然賊勢滋蔓兵不一至保
無有勢孤情危使供賦之地反爲賊藪者乎應請

憲飭駐防兵馬時常到彼查巡庶百姓知我兵有鷹揚之威愈加
奮勇而逆賊聞風亦必斂跡矣至真甯賊寇雖多但皆烏合之衆

前繳偏一副將領兵到縣請以一紙書詰問直甯縣賊皆地頭鼠
竄倘得一支勁旅直搗賊巢蕩平亦可立致此在
憲臺廟算屬邑均有厚望焉
請免荒糧

看得荒糧包賠之累疊經備詳在案復蒙駁查見憲臺以事關國
課深加慎重至意原疏何敢復爲置喙但思民爲邦本賦由地出

若地既荒賦將安出民既逃亡國課亦將何賴乎原疏身在地

方目擊既真不得不呼籲高明之前者本縣土瘠民貧自古已

然因明季節年增派所以原額賦重其從前苦累較在通誌減糧
議中已蒙

朝廷殷鑒蠲除無容復贅矣茲惟順治十三年因捏報墾荒派在
見糧贖納百姓逃亡者甚衆遂併熟地成荒幸康熙八年秦屬蠲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六

免案內器除民困稍甦但所蠲免者乃捏墾之虛數而熟地成荒
之實數尙未豁也彼時前官以奉文查捏墾包賠故止將原報捏
墾數目造冊詳報而因包賠逃亡熟地成荒情由未及詳請樂免
致有今日之累非既奉蠲免之後逾時未久復有荒糧如許之多
也今經五年多方招徠逃者仍未復業細詢其故有逃竄日久死
亡無踪者亦有思其地荒糧懸一歸而適糧爲累者因而裹足不
前致使見在之民賠納困苦勢必轉徙堪虞竊恐逃者未回而見
在者復逃荒者未墾而熟者復荒官民受累將何底止至於河崩
地畝因連歲淋雨暴漲前詳亦已報明况本縣山高川狹一經崩
吹微爲石田非如河道平衍東崩西灘可比若給以老荒之地則
一望榛莽又豈幾幾子遺所能施五丁之手哉伏見

朝廷蠲賜賑賑草蕪屢頒勸諭近嘗一州荒糧萬餘前蒙

督撫兩憲具疏奉

特旨編諭此子惠元元之德意普天同戴懇祈憫念殘黎俯賜轉詳 題諭使見在者安心樂業逃者必聞風思歸招徠勸懇不過數年內而原額可復所謂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者是也請援例暫寬考成

竊照本縣邑殘民困疊遭寇掠錢糧催呼不前不得已據情詳請援例展限仰祈垂鑒茲蒙檄查見上臺天地為心誠下邑更甦之日也本縣地本瘠薄民無貿易惟以農務為生去歲春苦潦夏苦旱秋苦早霜麥穀委屬不登百姓顛連無告至有食穀皮以充飢與子女以糊口者又軍需緊急運實運漢運興運省以及運那運涇率貸數金而僱一役費倍徙而致一石且運漢運興中途遭變米豆付之烏有種種艱苦不惟疲於奔命實已竭其脂膏况自去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九

冬十寇竊發慶甯變亂本縣密邇賊境出沒擾攘劫掠之慘迄今無有甯日屢經塘報在案亦屢蒙調發官兵征勦在案非敢有捏飾也既值此慘禍民不聊生雞犬無存驚鴻莫定遠者穴處巢居呼之不敢出近者鳩形鵠面刑之不忍加猶幸民知大義不甘從賊涇州糧豆陸續輓輸在新餉既苦竭力則舊餉益難併征是以十三年未完錢糧催呼不前職此故也本縣以彈丸之邑當慶陽全郡之賊防兵不滿五十捕員亦且乏人卑職一手拮据勞瘁備嘗豈不知考成為重功名可念第處此時勢實無可如何耳况卑職一人之功名不足惜竊恐有礙

各憲臺考成究竟無益於 國課而且有累於民生卑職所以不避斧鉞據實詳請者也伏祈俯鑒轉達察例 題請寬限官民幸甚

請旨緩徵派糧草

查得十四年續派糧草先奉文撥運邠州旋改運涇州正在督催間忽遭逆賊入城之慘民心惶惶不免觀望嗣而賊勢驍張攻剋堡寨燒殘麥穀民益風鶴靡甯然

卑職

多方撫諭百姓陸續輓輸今

又改運平涼極力催督前後共完米豆壹千叁百餘石惟草束一項委難輸運已據里民哀控備敘情由申請蒙 憲批布政司咨議通報在案昨又同周司獄審洪申報在案

卑職

非不知軍需為

重祗緣本縣迫近賊巢出沒不常迄今一載無有甯日方追呼殆有頭緒忽聞警蹙即逃散小民自顧身家不暇安望輸將恐後乎此催運之難一也本縣名有八里而東北之椒村職田北宮三里與真甯接壤南之蒲村一里與石門關毗連皆慘遭寇掠逃亡過半僅存四里亦無全甲全戶舊有四鎮集市今底廟職田土橋三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十一

鎮皆已荒廢民生日蹙賦稅無出寬之則追徵不前急之則愈思逃竄此催運之難二也本縣設在萬山之中四面溝崖崎嶇自古無車輛可通肩挑背負所運幾何而平涼往返千餘里動需半月則此一月之內能得幾運乎此催運之難三也有此三難復有新舊本折車折夫墮省倉郡縣各處解運之繁勢難兼顧力難分應所以不能依限運完者屈於時勢無可如何耳查各省用兵地方皆有停征緩征之例即秦省被賊州縣亦有徵恩豁免者本縣與賊為隣同一殘破而民知大義終始不肯從賊獨不可格外加恩一視同仁乎伏祈憫念殘黎輓運之苦下吏督催之艱俯賜鑒宥殘邑幸甚

請改徵草束及免車輛

看得本縣邑殘民困至今極矣久在照臨之中無待贅瀆但賊寇

之擾攘晝夜不甯軍需之艱運南北奔馳何敢言瘁所最苦者惟
運平涼草束一項蓋本縣僻處山陝濟崖嶠編自古不通車路並
無車輛若一驢所載多至七八束而往反十餘日止足供一驢之
食何以交納一夫所擔僅可四五束而一夫之盤費工價不啻數
倍民何能堪所以米豆能運而草束不能運者此也至於派運涇
州車輛尤爲苦累本縣旣已無車令往邠長等處僱覓而邠長亦
在用車之時僱覓難得若云折驢計用驢七百九十頭不惟驢畜
屢遭寇掠而喂驢之工料費更不貲若云折夫計用夫一千五百
八十名不惟民多逃亡卽見在之民各有應納糧草運平涼運省
倉運邠縣並無望問之身可以應役况近慶陽復叛真甯賊寇又
肆鳴張不啻留此百姓爲守禦計乎值賊寇破殘之後民窮財盡
正賦催納不前又何堪此額外之供八里小民等所以嘔嘔額控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五

也卑職非不知軍需爲重但目擊地方一限於地勢之不得行一
限於民力之不能堪不敢不據實上達伏祈憫念殘邑與各屬不
同請將草束一項仍舊徵銀起解與其虛懸不可得之數以疲民
孰若稍一變通而民困可甦正賦無缺乎其運涇州車輛除已押
解民夫赴涇運糧外請祈 憲恩特爲豁免倘萬不獲已則如平
涼府所申僱車一輛價二兩二錢此項委無額銀僱覓等語本縣
照依價數備銀解送平涼府自行僱覓斯亦兩全之策也伏祈俯
鑒裁奪施行

再請改徵草束及免車輛

竊照撥運平涼一項

卑職

極力督催寢食靡甯奈百姓經殘破之

後疲困已極茲復隣寇告警風鶴尤甚

卑職

不避艱險躬詣各鄉

勸諭督催據各里民哀訴時值隆冬歲暮凍餒難行且運解米豆

驢夫被賊搶掠尙有未回父哭其子妻哭其夫慘目傷心難施之以法矣其草束萬難輓運前後屢經詳請在案在 上臺以軍需爲重未暇詳察地方情形未荷俞允然向蒙 吳藩憲身臨其地昨又蒙委周司獄目視其形 卑職 豈敢有一字虛飾乎地勢既不待行民力既不能堪 卑職 力難排山術乏點金將何計可施乎况運過米豆雖抵正賦無幾而民間已費數倍矣至於派車七十九輛因山溝崎嶇自古不通車路業已折夫若干名驢若干頭押解涇州輓運交平涼訖有被賊擄掠蒙平涼府憫念發回者尙有未回者小民間風畏避中途遲延此又豈一二解役所能禁乎更有請者按糧均派固出至公但本縣荒糧甚多見今椒村職田二里逼近賊巢里甲皆已逃散餘里亦逃亡多半實難與各屬同論即如咸陽派車五十四輛永壽派車四十五輛而本縣派車七十九

輛今試取三水與咸陽並較人皆知其弗若也而派車且過之况既不通車路折夫折驢數目過多民力有限其何能堪此耶竊恐民生日蹙逃亡日甚將來軍需更不可問矣在 卑職 勢處萬難罪無所追而百姓情實可矜伏望俯加軫恤原情寬宥官民幸甚

請改徵折色

竊照本縣荒僻小邑百姓夙稱貧窮而此時尤甚錢糧舊有遺欠而近歲始多緣地方迫近賊巢疊遭蹂躪十室九空而各處輓運本色役繁費多不堪奔命是以民愈困而賦愈缺爲今日計有可憊民力并以濟軍需者不得不切實冒陳也本縣設立山中溝深徑險車輛不通其草束萬難輸運情形屢據民詞申請改折蒙憲批查議見候批示在案至派運米豆雖見在勸輸飛輓但道途險遠無車可運背負不過二斗驢馱不過四斗所運幾何且往返

動需時日裹糧有費喂養有費而又不費發役數人而致一石之
糧費數金而完一石之額殘黎何能堪此乎况新舊併征十三年
運省倉郡縣長武十四年運省倉涇州平涼十五年又運平涼省
倉合計三年共派運米豆一萬八千三百五十餘石額數既多奔
走又繁就人而計之本縣行差丁四千一百八十一口將必併差
二十年之丁而後可以足役就銀而計之本縣起運額徵一萬一
千七百餘兩將必併竭十數年之賦而後可以足額百姓前此之
輓運者無論矣即如今歲兩月有餘共完米豆六百餘石民之供
役不下三千餘人民之費用不啻三千餘金而算抵正賦僅六百
餘兩由是以推民無休息之期賦無完納之日勢必民生愈蹙
國課何賴上下交困終非計之得者况隣氛日熾百姓風鶴靡甯
此尤可矜可念者也

卑職

目擊時勢孔艱再四思維止有將派運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糧草俱改徵折色庶民困可以稍甦正賦不至終缺與其虛懸難
完之數以爲民困孰若議一變通之計以圖有濟耶

卑職

從國

賦民生起見不揣據實切陳伏祈軫念殘破僻邑實與各屬不同
特賜恩卹俯從所請百姓幸甚下吏幸甚

請賜寬免

查得本縣土瘠民貧夙稱上疲不幸復迫近賊境屢被擾攘人畜
槩遭荼毒地荒丁逃不得耕種者十有七八兼各處輓運糧草役繁
費多皮骨僅存民窮財盡未有若此時之甚者

卑職

屢將被賊蹂

躪情形塘報在案并將殘黎各年錢糧難完情由詳請蠲恤在案

業蒙

憲恩查明十四年未完錢糧

題請蠲緩是民間困苦已在

洞鑒中今幸

撫遠大將軍疏請寬免奉有

部行此正憲臺

加恩軫恤殘黎仰望更生之日也所有各年未完本折起存錢糧

並被陷百姓地畝理合據實造冊齎報伏祈憫念邑殘民困慨賜
全蠲庶子遺者思安故土逃竄者聞風復業於以維民命而培
國脈非淺鮮矣

請免房稅

看得本縣以稱荒僻小邑民皆穴居野處家在城郭者寥寥

卑職

履任之後修葺城垣招來人民疏通行旅城中烟火稍有可望然
亦不過酒麪爲生并有經商鋪肆可比不意隣寇侵犯城郭民家
概遭拆燬加以兵馬往來重爲踐踏百姓盡行遠徙借居村堡數
載經營悉化榛蕪矣今所存一二破屋見住防兵及過往兵馬宿
歇之所已無人民居住若責以徵稅不惟房主無人承應且恐招
徠愈畏避不前耳又本縣設立山隅從無水陸馬頭止有四鎮每
週集市之期席地爲肆日中貿易並無店舍况甯寇竊發以來底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廟職田土橋三鎮或近賊巢或毗山藪皆經焚劫久成丘墟而張
洪一鎮名雖僅存舊無街宇均難徵輸宜乎小民賈宜等之合詞
具控也伏閱 部行有隣近賊寇城池鎮店如有不便徵收聽
督撫詳查具題等語本縣既接賊境又經殘破正與 部例相符
請祈俯念民艱援例豁免百姓幸甚 卑職 目擊凋殘苦况不得不
據實上達伏望垂鑒

請免夫驢

案查先奉文派雲棧驢八十頭又奉文派黑水峪驢三百四十八
頭今又奉派舊縣關驢二百七十七頭三次共派驢七百五頭每
頭折夫二名共折夫一千四百十名在軍興時急公之誼亦何敢
辭但本縣經賊寇破殘之餘瘡痍未起逃亡未復實難與他邑同
論者蓋非獨驢夫之難而盤費腳價之尤難也本縣越溝踰險百

倍艱辛每夫一名議價二兩五錢驢倍之計用夫二千四百十名該脚價三千五百二十五兩以荒殘之邑歷年錢糧多方敲比尙不能完乃一旦令出數千金之費其能之乎雖云夫驢按糧均派但本縣地荒糧懸見在之民賠累獨苦今所派不惟倍永壽武功涇化之半且倍咸陽三分之一以三水視咸陽其堪比擬乎卑職知軍需爲重極力催督將雲棧驢八十頭折夫一百六十名已經押解運糧訖黑水峪驢夫合算共准驢一百五十三頭亦已押解起行訖其未完及舊縣關之驢見在催解而合邑士民咸稱力萬難支哀號之聲不忍聽聞竊思本縣屢遭寇掠民逃地荒見在招徠未集若再加困苦勢必轉徙愈多民力旣竭必致軍需愈悞况一夫背米二京斗折市斗止一斗四升約計費二十金而運一石之糧民財更爲可惜派數似可酌減卑職忝居民牧目擊情形不敢不據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五

實上達伏祈 憲慈憫念殘邑格外施恩俯賜寬豁存此予遺之民生功不在開疆拓土下也
請豁逃丁

竊照三水最爾小邑僻處山谷之中屢經兵燹之餘土瘠以荒民稀而貧前在秦屬蠲免案內本縣所豁丁糧較他縣獨少且地方與慶陽接壤邇年隣寇猖獗肆行荼毒民不聊生相率逃亡者不可勝計而其存者又皆伶仃孤苦鳩形鵠面有鄭俠之圖所不堪繪者矣茲奉檄編審卑職凜遵 功令矢公矢慎確見本縣八里

里無全甲甲無全戶民生疾苦慘目傷心然死者不可復生逃者尙可復回乃多方撫諭竟未復業細詢其故皆因歷年積逋負累已深又見輓運本色派撥夫驢疲困難支所以徘徊却步忍作他鄉之鬼耳前奉 督憲批據小民李三陽等所告丁逃地荒事轉

行到縣 卑職 確查死逃丁八百七十五丁册籍已蒙 憲慈彙入
請賜寬免案內詳請 題語在案今當審編之時應否即准其開
除此格外之恩出自 憲裁非 卑職 所敢擅便也合請明示以便
造册詳報

請免地稅

查本縣原係山僻小邑先定有地稅三十兩歷年賠累不堪蒙
總督鄂有地稅不宜定額之請民慶更生今又累遭賊寇見在地
稅分毫莫納何能完二百兩之額是徒以苦累民生而究不得增
餉實用委難定額徵銀詳報在案今奉駁查再查看得本縣荒廢
已極歷年正賦敲比莫完幸蒙 憲恩於請賜寬免案內開豁若
此虛懸地稅更苦徵輸無着况地有肥磽物有不齊秦省非江南
可比三水又非秦中州縣可比何能照例同日而語也 卑職 非不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三

知軍需為急但目擊民生困苦不敢輕議伏祈俯鑒轉達寬宥
請寬贖功比較

看得本縣山陬僻邑壤接延慶往例捉獲功次原因花馬池路通
小鹽私販自北而南今平慶俱經變亂已逾年餘大兵見駐平涼
北道間關商旅不行且本縣不幸與賊為隣疊遭蹂躪地方荒殘
已極食鹽之家逃亡過半集鎮盡成丘墟往來視為畏途又安有
私販之人可以提獲圖功耶况徭役寥寥數人因軍需緊急各處
催運糧草押解夫驢奔馳靡甯難以分身解比伏祈垂鑒暫寬功
次比較候事平之日仍舊報功解比此出於時勢維艱不得不上
憲以還 憲恩者也

請改徵折色

查得本縣指伍年分兵餉銀壹千肆百壹拾餘兩零已經徵解過

先說惟本色糧草壹項因本縣山溝深險車載不運馱背負所
運無幾而往返動需時日奔走靡有休息費數倍而算抵正賦十
不得一又奉派各處運糧夫驢七百餘頭約費數千金財竭力疲
至今而極况自拾伍年柒月以前疊被賊寇搶掠民逃未復今因
輓運困累逃者口衆而見在者奔馳於秦州鳳翔商州舊縣關各
處之役卑職雖極力督催苦於無民可比所以不能依限運完者
職此故也卑職屢將糧草難運情由詳請改折既蒙司詳 憲批
如詳竟未蒙允行在民窮於運納在官亦窮於徵追惟有束手待斃
而已見今考成在卽不獨上下有碍而 國課亦無所濟伏乞
憲臺俯念殘邑實與各屬不同恩准改徵折色庶百姓便於完納
正賦不至終缺矣

請免續派夫驢粟米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七

看得三水痲疲之邑又經寇殘之餘民逃地荒困苦大不堪言屢
經詳請在案業蒙 憲臺將節年逋欠錢糧具 題蠲緩而本色難
運准改折徵是三水之百姓叨沾 洪恩已深且厚而百姓之苦
情荷蒙 慈鑒亦已詳且周也卑職正在撫慰殘黎宣以 憲臺

德意招徠逃亡勸輸稅賦不期軍興旁午派運浩繁其從前之輓
輸勿論矣卽近今奉派商州驢壹百拾捌頭續派驢壹百頭三派
驢壹百壹頭舊縣關驢壹百伍拾貳頭續派驢壹百壹拾叁頭三
派驢壹百伍拾貳頭鳳翔驢伍百玖拾頭續派驢伍百伍拾頭秦
州驢貳百捌拾頭續派驢伍百玖拾柒頭出陽驢肆拾頭共計貳
千柒百玖拾叁頭本縣無車若壹驢折貳夫算當用伍千伍百餘
夫矣以本縣額徵糧壹萬壹千餘兩計之腳價之費淨於糧額內
計丁肆千壹百捌拾壹丁計之功力役之人踰於丁負似此殘色

之民而能堪之乎卑職每一捧檄惶惶不存而

本縣百姓困苦久在 洞鑿必蒙軫恤無待贅陳又思軍需急

民瘼或無暇及因而不敢詳請一面勸諭催運晝夜靡遑今幸

將及半實收亦陸續齎報矣無奈百姓之血力已竭驅策不前而

逃亡日衆况本縣前因本色難運詳請改折今仍派運秦米奈百

柴拾餘石程途愈遠背負愈艱往返動需月日終無完運之期甚

至百姓因此苦累多藉口遠運而徙倚他鄉逃避不歸者不惟軍

需輓運無人而額徵兵餉亦因之輸納缺悞伏讀 憲檄以秦鞏

荒殘曲加恩恤則本縣地方亦經寇殘而百姓不甘從賊獨不可

作同仁之視乎卑職目擊情形深思後患有不忍不言之情亦有

不得不言之勢不揣據詞瀆請伏乞 憲臺憫念殘邑與他邑不

同將續派各案夫驢粟米俯賜蠲免使得悉力料理初派未完各

三水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式
需民生兩可無誤具以真妄邦本甚淺鮮矣

案勒比案 以上諸詳俟蒙

憲臺垂鑒如給示飭禁兵馬入城十四十五年糧草准改徵折色

又十四年未完錢糧具

題蠲四緩六派運夫驢等項減十分之二此皆仰荷

憲恩以恤殘黎謹識之傳茲奕世